

豫东抗战风云

■寒松

第二十六回 沙岛追查乔山失踪 山犬设宴大年回营

次日早晨,张大年到市政府办公室见到刘敬皇,把昨晚发生的事情告诉了他。

刘敬皇听后问张大年:“你有何打算?需要为兄做什么?”

张大年说:“你让文才把玉莲送出城就行了,我还骑自行车回去。我走以后,刘市长要更加谨慎,任何人问起我的家乡,你就说我家是南阳镇平的。”

张大年一路顺利回到柘城县城,正逢日军宪兵队排查。张大年骑着自行车带着朱玉莲直奔县府。

山犬小队长坐在宪兵队的小轿车里,隔着玻璃窗,忽然看见一个人骑着自行车过去了。那个骑自行车的人看上去很熟悉,山犬慌忙下车从后边打量。由于自行车后座上有个人女人,看不清骑自行车的人是誰。

山犬的腰虽然治愈了,但一站起身来,仍感到麻木酸痛。这一麻木酸痛,使他回想起腰被商丘市政府武术教师韩大年踢伤的情形。忽然,他意识到刚才那个骑自行车的人就是武术教师韩大年。

山犬是个好战分子,自从腰椎损伤,心情一直很压抑,这回看到了韩大年,眼里瞬间布满血丝。现在柘城是他的天下,他是宪兵队队长。随即命令宪兵队队员跟踪刚才那个骑自行车的人。

乔山失踪了,沙岛司令警觉起来,怕的是乔山再次出现意外。特工是机械化师花十几年培养出来的精英,这支机械化部队的特殊任务都是靠特工完成的,没有这个特务连,机械化师就成了瞎子。想到这儿,沙岛司令给井勇少佐拨了电话:“命令宪兵队全员出动,彻查乔山队长的下落,活要见人,死要见尸!”

第二天早晨,井勇少佐告诉沙岛司令,宪兵队昨晚全员出动,查遍商丘城里各个角落也没见到乔山队长的影子。

沙岛司令说:“不瞒你说,前天我让乔山队长去监视一个人,我怀疑这个人不单单杀死了两名特工,他可能是共产党派来的卧底,这个人就是市政府的武术教师韩大年,可能前天晚上乔山队长也被他暗算了。你去一趟市政府,问清楚这个韩大年的来历。”

井勇少佐来到市政府,见到刘敬皇,开门见山地问:“你请的那个武术教师韩大年还在这里吗?”

刘敬皇说:“昨天上午就被我辞退了。”

井勇少佐问:“为什么辞去他?”

刘敬皇说:“前天发生的事,你不知道吗?让皇军堵着市政府大门口,不是你来得及时,差一点火拼。我还敢让他在这里吗?为了孩子学武术与皇军做对划不来呀!”

井勇少佐说:“就在韩大年的老婆来那一天晚上,特工队长乔山也失踪了,沙岛司令让我来了解一下韩大年的详细情况,真实姓名、家乡和职业。”

刘敬皇说:“这个韩大年是我在向阳大酒店撞见的。他是跑江湖的,具体职业靠教场子为生。他说他在湖口教过几年场子,前后收徒弟三百多名。在酒桌上我问过他是哪里人,他告诉我他是南阳镇平的,至于真实不真实,我可拿不准。他要真是跑江湖的,我认为他说的都是真的,他要是个骗子,那什

么话都不可信。昨晚我让他走,给他两百块大洋,他说我不够朋友,钱没要就走了。”

井勇少佐立即回到司令部向沙岛司令如实汇报了情况。

跟踪张大年的人回来告诉山犬:“骑自行车的那个人进了县政府,为了不打草惊蛇,没有跟进去。”

张大年回到县政府,胡相海给了他一个小本子,说:“从昨天开始,日军对县城居民全县排查,按户登记,十三岁以上居民由宪兵队签发新的良民证。以后出入县城,必须身带这个证件。”

山犬小队长回到宪兵队,就如何除掉韩大年左思右想。突然,他灵机一动,计上心来,何不如此、如此……

第二天早晨,张大年起床洗刷后,日军宪兵队送来一封请帖,张大年打开一看,是宪兵队山犬队长送来的。请帖上写:“在商丘一会,深知韩先生武功高强,多亏手下留情,才使我获得重生。我现在就职柘城宪兵队,经多方打听已获悉韩先生居住本城,为报答先生武德,特意设宴相请,望先生光临。”

胡相海说:“这个请帖不是报答你的,而是报复你的。这是山犬给你摆的鸿门宴,还是不去为好。你想想,你没有打死他,他会感谢你?”

张大年说:“我想再去会会这个山犬,此宴我一定要赴。借此机会,我再去教训教训他。”

胡县长说:“张连长,我知道你艺高人胆大,但你一个人独闯宪兵队,还是太冒险,山犬既然设‘鸿门宴’,肯定是想对付你,你还是躲躲为好。”

张大年说:“胡县长,你放心吧,躲避不是我张大年的性格,为防万一,胡县长你得帮帮我。”

胡相海说:“大年弟尽管开口,为了抗日,多少将士浴血沙场,我胡相海也是中华男儿,不是贪生怕死之懦夫。”

张大年说:“我回去跟玉莲说一下,到时让玉莲去找你。”

张大年回去给玉莲说:“今天中午山犬队长请我赴宴,若去必有一场拼杀。我刚才已跟胡县长商量的,下午两点以前,你让胡县长派警察局里的人带辆卡车,准备几箱手雷在宪兵队门口接应我,最好带一挺机枪和一杆狙击步枪,到时我们冲出南城门去涡河纵队。”

山犬知道韩大年武功卓绝,派人去抓他没十分的把握,他想出了这个计策,把韩大年请到宪兵队,无论他姓国还是姓共,借机杀掉他。韩大年只要能到宪兵队,纵有天下大本事,也让他插翅难逃。

落地大摆钟敲了十二下,张大年头戴礼帽,身穿长袍,手持山犬的请帖,来到了宪兵队。

山犬一行,出来迎接,一阵寒暄把张大年让到客厅坐下。

张大年一抱拳说:“山犬君,别来无恙?承蒙盛情,为兄来迟,请山犬君海涵。”

山犬说:“在商丘市一会,深知韩先生是中国武林高人,也怪我不知深浅,冒犯了韩先生,感谢韩先生手下留情,未取我性命。今日我请你到这里,是我们的私人宴会,与政治无关。我们虽然各生在异国,但总算武林同道。”

张大年说:“山犬君,你们来到中国杀我同胞,侵我国土,咱俩虽然是武林同道,当前也是敌人。我没想到山犬君有这么大的涵养,特设酒宴相请,韩某实在有愧于盛情。”

山犬说:“韩先生过谦了,我背后都是致命之处,韩先生如果不是手下留情,我山犬也不会有今天。”

张大年说:“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。山犬君有什么打算,你先亮亮底牌。”

山犬站起身来双手抱拳说:“韩先生不可多虑,在下是一片诚心,除了交友没有别的意思。”高声喊手下“开宴!”

趁酒菜还没有端上来,张大年从身上掏出一张纸递给山犬说:“我给你带来一个秘密,望你珍惜,不可泄露。”

山犬接过纸条打开一看,只见上面写着:“要想活,多配合,不想毙命,坐着别动。”张大年怕他不解其意,故意掀开自己的长袍让山犬看看。山犬看后面如土色。

山犬看到了什么?张大年全身捆满了烈性炸药,一旦引爆,半径五十米内不会有活物。酒菜上来了,两个日本姑娘要打开酒瓶斟酒,张大年说:“你们二位下去吧,今天我与山犬队长是私人宴会,不需外人伺候。”

张大年抓起一瓶酒,分别倒了两茶缸,端到山犬面前说:“山犬君,我韩大年久跑江湖,爱大块吃肉,大碗喝酒,为了咱们以后的友谊共同端三杯。”

山犬被逼无奈,只好硬着头皮撑。两个人同时一饮而尽,半斤酒下肚了。

张大年说:“最近我准备回老家一趟,你的车借我用一用。”

山犬问:“你老家在哪里?只要韩先生提出来,车你可以开走。”

张大年说:“我老家在南阳镇平,流浪江湖多年,在商丘被刘市长请去了,那小子不够义气,日本兵一围市政府,他说是我给他惹的麻烦,把我解雇了,柘城县胡县长碰上我,把我留下了,两年没进家了,今天下午你用车把我送回去行吗?”

山犬说:“我给你一辆小轿车,算送给你了。”

张大年说:“南阳离这边有三百里,路上匪患繁多,我自己在路上很不安全,我想让你亲自送我去。”

山犬自看到韩大年浑身捆满了烈性炸药,就害怕与韩大年同归于尽,事到如今,他只有听韩大年的摆布。

张大年看看落地钟指向下午一点五十分,知道朱玉莲该到了。伸手挟持了山犬,出了客厅。往周围一看,四面房顶上都架上了机枪,大门前已有二三十个日本兵,虎视眈眈,手持冲锋枪。张大年这才完全明白,山犬确实是想把自己置于死地。

就在这时,东、西房顶上出现了带瞄准镜的步枪,张大年知道那是狙击手,慌忙抓住山犬,退回客厅。

张大年说:“山犬队长,我本打算与你交个朋友,可你却给我摆鸿门宴!”随手一击,把山犬打倒在地,掏出一颗手榴弹,打开后盖,把拉环系在山犬腰带上,手榴弹绑在桌子腿上,只要山犬的身子一动,手榴弹就爆炸。

张大年身上捆的不是烈性炸药,纸筒里装的全部是手雷。张大年原打算今天离开柘城,临走时给日本宪兵队一个血的教训。见

了山犬以后,改变了主意,想留山犬一条命,能真正与山犬交个朋友,以后自己在柘城的工作就方便多了。可当他出了客厅一看,山犬确实是杀他的,张大年便一不做、二不休按原来计划实施了。

宪兵队的日军看到山犬被武术教师挟持着出了客厅,机枪手不敢开枪,这才启用狙击手。大门前的二三十个日军端着冲锋枪把客厅门堵上了。

张大年隐身在门后,伸手甩出三枚手雷,日军随着爆炸声倒下七八个。这时候日军分散开来,顺着墙来到窗户下,欲往屋里扔手雷炸死韩大年。一个叫北河圣林的小队长伸手把手雷夺了过来说:“混蛋,山犬队长还在屋里呢!”

这时,张大年把窗户打开,飞身出了客厅,对着靠墙的十几个日军甩出六枚手雷。张大年隐身墙角里向东西房顶上各甩出两枚手雷,机枪手、狙击手都从房顶上滚了下来。客厅房顶上的敌人看不到张大年,无法射击,想到到张大年出现在射程里再开枪。张大年知道房顶上有挺机枪,在房下顺手向房顶上甩出两枚手雷,客厅房顶上的机枪手也滚滑下来。

这时候朱玉莲在车上高声喊张大年赶快上车。张大年一个飞身跳上了汽车,架起车上一挺机枪,堵着宪兵队大门,冲出大门的几十个日军全部死在机枪下。

张大年把车开到柘城南门,把门的日伪军看是警察局的车,没有阻拦,顺利地出了县城。张大年松了一口气。朱玉莲递给张大年一条毛巾让张大年擦擦脸上的汗水,又递给张大年一壶水。张大年刚拧开水壶,还没有来得及喝,就看柘城南门外出来五辆三轮摩托车,后面紧跟着一辆大卡车,车上拉的都是日军。张大年急慌喝几口水,打开车上装的手雷箱,架好机枪,准备战斗。

日军三轮摩托车离张大年乘坐的卡车大约有三百米时,张大年端起狙击步枪,对准这辆摩托车就是一枪,摩托车栽进了路沟里。第二辆摩托车又追了上来,张大年一枪又把开车的击毙啦。第三辆摩托车又追了上来。张大年丢下步枪,拿出两枚手雷使劲掷了过去,一枚手雷正落在摩托车斗里,“轰”的一声,车与人同时开了花。后面的一辆摩托车刹不住车撞了上去。最后一辆摩托车绕道过来继续追赶。张大年掷出两枚手雷,最后一辆摩托车也爆炸了。

卡车架着机枪朝张大年扫射过来,张大年架起机枪与敌人对抗着,让朱玉莲往后边车上扔手雷。朱玉莲用打飞镖的功夫,将数枚手雷准确地仍进后边车厢,车上二十几个日军不死即伤,活着几个也都跳了车。张大年在车厢里高兴地跳起来,让车停下来倒回去,把敌人丢下的武器全部装在汽车上拉走了。

柘城县警察局长王海波得到日本宪兵队被袭的情况,立即向胡县长打电话作了汇报。胡县长一听高兴极了,心里想,张大年真是了不起,真不愧是抗日英雄。他安排王海波作好应对准备,并通知保安团赵保杰,立即调兵来县政府,作好防范。对今天的事,日本人不会善罢甘休,因为张大年是从小县府里请出来的,他们会追查到县政府。

(连载结束)